

## □ 特稿 50

世界卫生组织8月14日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截至11日,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与尼日利亚4国共报告有1976人确诊或疑似感染埃博拉病毒,其中1069人死亡。

# 看不见的拯救

■本报记者 李瑾



7月9日,几内亚一名14岁女孩死于埃博拉病毒。



吉贝医院中国医疗队驻地小院。 曹广摄

## 壹

小盖死了。

曹广顿时陷入严峻的危险之中。

这里是中几友好医院(又名吉贝医院),位于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东北15公里处。“埃博拉”病毒的死亡魔影,重重地笼罩着中国医疗队驻地。

非洲人小盖的几内亚名字叫Gassimo,但他喜欢中国朋友叫自己“小盖”。在中国留学10年后,医生小盖回到科纳克里,才不过刚刚4年。

死的时候,小盖是吉贝医院的普外科医生。这间由中国援建的医院,已经是几内亚全国最好的医院之一,几内亚卫生部医管局管理助理出任院长,足见医院在这个国家的地位。

不过,再牛的地位,都敌不过“埃博拉”。这种传染快、死亡快、致死率高的病毒,在短短几天之内就要了小盖的命。和小盖朝夕工作的普外科同事,就是中国人曹广。

曹广来自北京安贞医院。2012年8月,作为北京第23批援助几内亚的中国医疗队成员,他和18位同事历经27个小时的辗转飞行后,踏上遥远的非洲大地,来到科纳克里吉贝医院普外科,与小盖成了同事。

2014年4月5日,当小盖的噩耗传来时,曹广正在接受隔离。

18天前,曹广接触了医院第一位埃博拉病毒患者——正是这位患者身上的病毒,感染了小盖。

11天前,曹广在手术过程中接触了小盖。

## 贰

小盖死于由非洲河流埃博拉命名的病毒。

在非洲这片土地,信息总是滞后的。

就在小盖的生命快速陨落的前几天,吉贝医院的中国人刚刚得知,幽灵般存在于非洲丛林里的埃博拉病毒,正在第四次大规模来袭,冲进科纳克里。

警报,在中国医疗队正式拉响。这样的情形,超出了所有中国医生的梦想。

法语培训8个月,行前培训1个月,为了两年的援非任务,曹广和他的同伴们做了充足准备。艰苦的生活,动荡的社会,蚊虫叮咬带来的疾病传播,艾滋病手术潜在的感染风险,早就在大家的心里打过预防针。

然而,真的没有人预料到,在还有4个月就要返回中国的时候,医疗队猝然陷入埃博拉病毒笼罩的魅影。

1976年,埃博拉病毒首度在非洲爆发。38年后的这一次,规模可谓前所未有,国际专家甚至用“失控”来形容。

在贫瘠的西非,吞噬生命的病毒,或许从来都未曾试图被控制过。

在这片大地上,原始的纯美与荒蛮同时存在。

埃博拉病毒爆发之前,曹广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去海边海钓。清澈的大西洋海水里,从未见过的鱼,大到吓人的海豚鱼,散发着原始的自然之美。

夜晚,幽深的星空,站在迷一样的苍穹之下,曹广和同事对着ipad上的星座软件,比对着寻找猎户星座。

但是,生态环境的破坏依然触目惊心。

长长的海岸,漂浮着罐子、塑料袋和破鞋烂袜。旱季来临,焚烧生活垃圾绵延的雾霭,让空气中充满异味,也污染着原本蓝到不能更蓝的天空。

曹广刚到吉贝医院时,一台腹腔癌肿切除手术正在进行,生理盐水突然不够,当地医生抄起手边的矿泉水瓶就开始冲洗病人的腹部。曹广傻了。“这太容易造成术后感染了。”

在曹广和小盖所在的普外科,一把手术剪就能串起几乎所有的手术器械。手术台上也没有护士辅助,医生随手抓取器械,纱布乱扔。曹广要求术前术后清点纱布,至少先从这一项开始,可他们仍然很不情愿。

医疗物资短缺,加之卫生理念的落后,二者叠加在一起,导致在这片充满野性力量的土地上,中国医疗工作者不得不面对更大的风险。

曹广是个乐天派,几乎没有抱怨过什么,最多的一句嘲解便是——谁让这里是非洲。

曹广说:“没关系,非洲兄弟要慢慢来。要知足,有一点进步也算我们没白来。”

可惜,埃博拉病毒没有慢慢来。

这次,非洲兄弟进步的脚步,真的没有赶上病毒扩散的速度。

## 叁

在由两排平房和一栋二层小楼围起来的中国医疗队驻地小院中,经常有绚烂的霞光笼罩。

某间屋子里,曹广正接受隔离。

一同隔离的,还有另一位同样接触过那个埃博拉死亡患者的中国医生。两个队友成为了精神上的依靠,时刻相互鼓励。

院子正中的一处小小的池塘里,养着队员们好不容易抓回来的淡水鱼。隔离中的曹广,时常会想起这些鱼,不知道它们是不是还活着。

对曹广来说,最坏的消息是小盖的死讯。在吉贝医院普外科,他和小盖是一同战斗的伙伴。胖胖的小盖,比曹广略微矮一点,两人一起手术的几张照片,一直保存在曹广的QQ空间里,只是伙伴已离去,这让曹广的情绪有点缓不过来。

一年半以来,勤奋的小盖,让中几医疗人员彼此合作愉快。

小盖每个月的收入,折成人民币大概是600元,他觉得“非常不行”。所以,他会到别的医院做手术“走穴”。一台阑尾炎手术下来,差不多能挣400元左右。

刚开始一起工作时,曹广发现小盖似乎很愿意给病人做手术,即便是已经没有意义的手术也要做。一台甲状腺手术医院收取3000元,阑尾炎手术2500元,很多病人负担不起如此昂贵的医疗费用。对医院来说,手术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收益。医生的收入,又与手术多少直接挂钩。

有一个月,小盖手术多,挣了1000元,曹广打趣说:“这个月还不错嘛!”没想到,小盖回答说,家里一个月的房租就要500元,这样的收入也只能算“还好”。

几内亚的确贫穷,但房租并不便宜。曹广到过一个非洲朋友家,不过40多平方米的房子,租金就要200美元。

老婆没有工作,照顾着两个孩子,一家人的生活都靠小盖。曹广注意到,小盖中午几乎从不吃饭,抽烟也舍不得直接买一盒。

当地抽的一种香烟,中国人买要5元一盒。曹广好奇地想知道,当地人会不会卖高价给中国人,就问小盖:“你抽的烟多少钱?”小盖的回答,让曹广真是语无:“我不知道,反正我每次1块钱买4支。”

这样的对话,曹广写在了自己的微博里。中国的朋友会在下面打趣说:“非洲兄弟的脑筋真是不会拐弯。直到了解了小盖生活的压力,曹广才理解这位非洲医生为什么每次只买4根烟。”

在普外科,除了曹广和小盖,还有一位年轻的G医生和一位M护士。

吉贝医院发现的第一位埃博拉病患,就是普外科收治的。曹广为这位患者做完手术,日常的护理、查房等更密切的接触,都由小盖、M护士等当地医护人员进行。

“一位可爱的女士”——这是M护士留给曹广的印象。

曹广在非洲收到的第一件礼物,就是M护士送的一瓶易拉罐饮料。对非洲人来说,并不会轻易送人礼物,M护士还曾对曹广开玩笑,要他把自己的女儿带回中国。丈夫去世的M护士,今年刚刚再婚,还送了一张婚庆的照片给曹广。只是,这张照片竟然成为M护士的最后一件礼物。

M护士也死了。消息是和小盖的死讯一起来的。

扛过2003年北京那场非典疫情,曹广和他的队友们心理显然强大很多。

但是,身边的小盖和M护士同时死去,逼迫着曹广不禁自问:我真的能幸免吗?

## 肆

又一则坏消息传来,普外科遭遇毁灭性的打击。

曹广所在的普外科一共3位医生,小盖死了,自己正在隔离,年轻的G医生检测病毒呈阳性,目前正在接受隔离治疗。

一个接一个身边的朋友被感染甚至死亡,隔离中的曹广,不可能没有一点胡思乱想。他发现,这些天尽管身体状况大体都好,但偶尔出现一点点不适,放在平时根本不会在意,此时都会不自主地暗示并联想到病菌感染。

“这个滋味真是太难受了。”从未曾抱怨过非洲艰苦危险,反而一次又一次用“谁让这里是非洲”来嘲解艰苦的曹广,第一次正面承认自己内心的焦灼与不安。

危险总是潜行而来。毕竟,没人预料何时中招。

如果能够先知,小盖可能会听从曹广的建议,去休假一个月。曹广建议的时候,正是疫情爆发前一月。但是,在中国待了10年的小盖,像所有的中国人一样,已经养成了忙碌的习惯。他没有休假,他说他要努力,多做手术,也希望医疗队能够给予他手术方面更多的帮助。

曹广的到来,的确给小盖的技术带来很多帮助。他们一起完成了第一台甲状腺手术、第一台开腹胆囊手术和第一台结肠癌手术,经历第一次难度较高的手术后,小盖都会高兴地向曹广和中国医生道谢,真诚的样子像个孩子。虽然总是努力地想要多挣钱,也曾偷偷地藏起病人文交的200元B超费,但医者仁心从未在小盖身上褪色。

医院有一位肿瘤晚期病人,小盖咨询曹广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在曹广的医疗经验里,目前任何创伤性措施对这样的病人都不合适。这一次,小盖没有再争取手术,而是向曹广能不能从医疗队拿点印着中国字的中药和保肝药,至少能给病人一点希望。

曹广喜欢小盖这样的人,对小盖的勤奋更是保持着一份敬意。

这次疫情爆发前,吉贝医院普外科的20张床位,最多时住过18位病人,小盖和G医生都付出了很多努力。曹广知道,小盖有机会再回到中国学习,希望能够多挣钱让老婆孩子的生活更好,希望自己的手术技术再上一层楼,更希望以后能够出国行医。

只是,小盖的所有理想,再也无法实现了。

曹广为小盖惋惜。其实,小盖的这些理想,又何曾不是每个人最普通的理想,包括曹广自己。它们并不那么高远,无非是希望生活更美好的一种目标,踏实而明确。

隔离中的曹广,思念远在中国的家。他知道,儿子在等着他,妻子在等着他,安贞医院的同事们也在等着他。

清明节那天,曹广和另外一名因接触埃博拉患者而隔离的医生队一起给已经逝去的小盖和M护士烧了自制纸钱。曹广并不信这个东西,只是想借此表达对朋友的慰藉。

事实上,真能够保佑人们的,依然还是更为先进的医疗水平。

援非的两年中,风险时常迎面而来。刚到吉贝医院做第一台手术时,曹广的手就被针扎了,这在艾滋病高发的非洲相当危险。尽管检查证实患者没有携带艾滋病病毒,但这次意外过后,曹广和护士王文静一直督促着普外科建立必要的操作制度。

氟烷是一种古老的吸入性麻醉药,因为容易造成肝损害,在中国早

## 伍

最后一周的隔离还在继续。

在得知小盖和M护士的死亡消息两天后,坏消息再次传来。

吉贝医院一名接受隔离的放射科医生死了,成为这所医院第3位死于埃博拉病毒的医护人员。他们的死亡,都与同一名埃博拉患者相关。

“人的生命要说也真是脆弱。”曹广猜测,放射科医生可能是在为那位患者检查时感染了病毒。他算了算,光是这一位埃博拉患者,已经至少造成8人感染死亡。

来自政府的疫情警报,现在看来发出得太迟了。

仅仅在13天前3月24日,几内亚政府才第一次正式对民众发出通知,国家出现严重疫情,埃博拉病毒流行,首都科纳克里已经出现3例。

得到消息,很多中资机构人员第一时间向医疗队询问详情。埃博拉病毒的险恶,让每一位中国人都感到极度紧张。

几内亚地处西非,人口1100万左右,土地面积24.6万平方公里,是全世界十个最穷的国家之一,地质资源却异常丰富,铝矾土的储量估计高达400亿吨。铝矾土进一步加工后的原料广泛用于航空、化工、汽车等。

在几内亚的中国人,加起来大约1万人左右。其中,由中国政府正式派来的援助人员只有5支队伍共40人,19人的中国医疗队就占了一半。大多数在几内亚的中国人,是国内企业派来进行项目建设的。吸引另外一些中国人的是商机,开农场,卖杂货,做建材,几乎涵盖了各行各业。作为首都科纳克里最好的医疗单位,中国人看病几乎都会选择吉贝医院。曹广曾经感叹,在异国他乡,能够为自己同胞服务好,大家都很开心。

曹广认识不少在几内亚的中国人。每逢年节,医疗队都会和当地中资机构进行联欢。庆幸的是,至今仍无中国人被感染。

曹广所在的中国医疗队,同时承担着几内亚国家总统的保健任务。

服务好总统,当然会有一点小实惠,这还是很让队员们开心的事情。

今年春节,为了感谢中国医生的“白求恩精神”,总统送给医疗队2头牛。出诊保健组中医大夫张凌志、心内大夫刘晓丽和法语翻译罗丽,一起吆喝着把牛赶回驻地。

春节期间,时任中国驻几内亚大使完成使命回国,总统亲自送别。过后,总统向保健大夫是否看到自己送别中国大使的新闻,大夫回答说“电视收不到”。

很快,总统送来一个机顶盒,附带一年的有线电视费。从此,医疗队的那台50英寸液晶电视,可以收看到大部分的中文电视频道了。

这些都是援非的小插曲,幽默而开心。真正的大插曲,则是不稳定的几内亚政局环境,还有随时可能发生的意外。

就在2013年初,反对党的游行示威愈演愈烈,逐渐有枪声传来,吉贝医院也收治了第一例枪伤患者。那是一家三口人,在家门口遭到扫射,两人当场死亡,一人被送到医院救治。

断断续续的游行示威,时而高潮,时而回落,枪声也时不时地响起,中国医疗队慢慢地习惯了,听到连串的枪声也不再觉得那么刺耳恐惧。

曹广收治的那名枪伤患者,是迄今唯一的一例。他据此估计,大多数子弹都是向天开的。

谁料,这样的判断刚刚过去10天,一颗子弹就飞进了医疗队的驻地小院,正好射在一名队员的脚踝,把他吓出一身冷汗。再看硬硬的水泥地面,被子弹生生打了一个坑。

惊魂稍定,中国医生们捡起那颗子弹留影。唏嘘之余不免感到幸运。

这样的政局背景下,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对埃博拉疫情的防备意识,在中国医生看来真是太薄弱了。今年3月,当政府正式发出埃博拉病毒疫情通知时,死亡病例已经达到59人。

在几内亚,没有传染病报告制度,即便是条件最好的吉贝医院,也没有传染病科。曹广所在的普外科手术室里,一条手术巾用了又用,它的样子可以用“血肉模糊”来形容。有的时候,上手术的医生连手术衣都没有,只好光着膀子或穿上日常服装手术。曹广自嘲胆子真是越来越大,队友“补充”一句,“回国这可就危险了”。

吉贝医院发生第3例医护人员死亡的那一天,曹广距离最后接触埃博拉病人已经过了21天。对于这位中国医生来说,第一个最长隔离观察期终于结束了。

整整两年前的8月15日,曹广从北京首都机场启程。

如今,又一批中国医生将从这里踏上赴非之路。

同一个地球上,遥远的地方,其实并不遥远。他人的贫苦,也会与我们有关。

是的,总有人在你看不见的世界拯救着世界。

## 柒

责任编辑:李瑾  
新闻热线:(010)84151663  
E-mail:grrblj@sina.com

触的最长隔离期,曹广还要继续挨过一周。

## 陆

4月11日,另一位接受隔离的中国医生安全度过了21天观察期,正式解除隔离。

再过3天,曹广最后的观察期也要满了。他在自己的微博里说:“观察期间我们两人相互鼓励,还真有些生死一心的感觉……到时候要庆贺一下。”

</